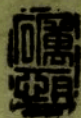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謝利恒題



余聽鴻醫話精華

余聽鴻（景和）宜興人初爲藥肆徒繼以所
業與醫近乃取醫宗金鑑讀之冥心蒐討無間
寒暑繼又從黃蘭泉游學大進後應友人招懸
壺常熟歷愈危証醫名大噪著有傷寒增翼註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四月再版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平裝四冊 定價洋三元)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編纂者
參校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發行處
寄售處

上海秦伯未
普寧方公溥
上海秦氏醫室
上海中醫書局
小西門內一九四號
上海秦氏醫室
山東路帶鈎橋十三號
上海中醫書局
三馬路望平街轉角
上海千頃堂書局

余聽鴻醫話目次

關格	一	厥	二七
痿症	五	吐血	二九
脹滿	八	假陰	三〇
水腫	一二	熱深厥深	三二
濕溫	一三	虛痞	三三
呃逆	一四	結胸	三四
暑證	一五	黃疸	三五
戰汗	一八	便血	三六
欬痰	一九	便結	三七
痺	二〇	癰閉	四〇
脫證	二一	遺精	四一
斑疹	二五	胎產	四二

余聽鴻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寧方公溥參校

關 格

琴川趙姓女年十九。面色如常。毫無病容。脈見左弦右弱。余曰。木強土弱。肝木犯胃。尅脾。飲食作吐。否。其父曰。然。卽進疏肝扶土降逆之劑。明日又至。其父曰。昨日所服之藥。傾吐而盡。余卽細問其病之始末。其父曰。此病有一年半矣。余曰。何不早治。其父曰。已服藥三百餘劑。刻下只能每日飲人乳一杯。已月餘。未得更衣。余乃細詢其前服之方。皆進退黃連湯。養液救焚湯。代赭旋覆湯。四磨飲。五汁飲。韭汁牛乳飲。俱已服過。又云不但服藥。而川鬱金磨服已有三斤。沉香磨服亦有四五兩。余曰。今之鬱金。實卽莪莖之子。大破氣血。伽南香雖云理氣。其質是木。有氣無味。二味多服。津液愈虧。胃汁愈枯。藏府日見乾澁。此

乃雜藥亂投。大傷津液。而成關格也。余細細思之。取大半夏湯。加淡薤蓉。懷牛膝。金匱腎氣丸。絹包同煎。以取半夏之辛。開滑降。甘草人參生津養胃。生蜜甘潤。甘瀾水取其引藥下行。增肉薤蓉之滑潤。腸腑滋膏。牛膝之降下。而潛虛陽。再以金匱腎氣丸。溫動真陽。雲蒸雨施。藉下焦之陽。而布上焦之陰。服後仍傾吐而盡。余頗焦灼。問曰。人乳何以飲。其父曰。一杯作四五次。方能飲盡。惟金匱腎氣丸。乾者三四粒。亦能下咽。余曰。得之矣。將原方濃煎。或置鷄鳴壺內。終日燉溫。頻頻取服。令病人坐於門前。使其心曠神怡。忘却疾病之憂。將腎氣丸四錢。乾者。每次三四粒。用藥汁少些送之。一日夜盡劑。就余復診。余曰。別無他治。仍將蜜作腎氣丸乾嚥。以原方藥汁送之。服三四劑。忽然神氣疲倦。面色轉黃。一月餘未得更衣。忽下燥糞兩尺。臥床不能起矣。舉家驚惶。余曰。下關雖通。上關仍閉。飲食仍不得下。幸而乾者能嚥。尚有一線生機。將腎氣丸四錢。和入蒸飯四兩。搗丸。將前方去薤蓉牛膝。遵前法漸漸吞之。後仍前法再加蒸飯四錢。

照法吞之。數日後。胃得穀氣。食管漸潤。腎氣丸每日加服一錢。漸加至飯三四兩。皆用大半夏湯吞之。後以飯作丸。用清米飲吞之。一日能進飯丸四兩。再食以乾飯。上格已開。腑氣亦潤。後用潤燥養陰之品。調理三月而愈。所以仲聖之法。用之得當。如鼓應桴。人云仲聖之法。能治傷寒。不能治調理者。門外漢也。

琴川東周墅顧姓。年三十餘。素性好飲縱慾。腎虛則龍火上燔。嘔血盈盆。津液大傷。他醫以涼藥遏之。後年餘。大便秘結。匝月不解。食入即嘔。或早食暮吐。又經他醫投以辛香溫燥。嘔吐更甚。就余寓診。余曰。大吐血後。津液已傷。又經辛香溫燥。更傷其液。肝少血養。木氣上犯。則嘔。腸胃乾澀。津不能下降。則腑道不通。故而便堅陰結也。即進進退黃連湯。加茯苓。枸杞。歸身。白芍。沙苑。兔絲。柏子仁。麻仁。牛膝。肉桂。姜棗等溫潤之品。服四五劑。即能更衣。其嘔亦瘳。再加鹿角霜。魚版膠。又服二十餘劑。乃痊。至今已八年矣。或有發時。服甘溫滋潤藥。數劑即愈。此症如專以香燥辛溫。耗燄津液。關格斷難復起。汪訥庵曰。關格之

症治以辛溫香燥。雖取快於一時。久之必至於死。爲醫者當如何慎之。

庚午余治琴川孝廉邵君蔓如。生平嗜飲過度。且有便血證。便血甚多。始則飲食漸少。繼則四肢痿軟。後卽飲食不得入。手不能舉。足不能行。邀余診之。詢其顛末。每日只能飲人乳一杯。米粉粥一鍾而已。看前醫之方。皆服芳香溫燥。診脈弦澁而空。舌津燥。余曰。此乃血不養肝。津液乾澁。食管不利。夫格症皆屬津枯。剛燥之劑。亦在所禁。痿屬血少。不能榮養筋絡。多服燥烈芳香。胃汁枯。津液傷。痿症已成。格亦難免。卽進以養血潤燥之品。服五六劑。格症漸開。余思草木柔潤之劑。難生氣血。亦不能入絡。因其好酒。便血太多。後起此症。卽進以血肉有情之品。虎骨鹿骨魚版等膠。牛筋蹄筋鹿筋羊脛骨鷄翅及菴蓉魚線膠。枸杞歸身巴戟猪脊筋。大隊滋補重劑。服十餘劑。關格大開。漸能飲食。手足痛勢已舒。手略能舉。步稍能移。後卽將此方加羊腎海參淡菜共十七味。約四五斤。濃煎收膏。服四五料。步履如常。飲食亦復。手亦能握管矣。古人云。精不足

者補之以味。其言洵不誣也。

痿症

琴川小東門王姓。年約十七八。素有滑洩遺精。兩足痿軟。背駝腰屈。兩手扶杖而行。皮枯肉削。彼云。我有溼氣。已服三妙湯數十劑。罔效。予曰。瘦人以溼爲寶。有溼則肥。無溼則瘦。觀其兩腿大肉日削。診脈兩尺細軟。難經曰。下損於上。一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其腎者。益其精。如再進苦燥利溼。陰分愈利。愈虛。兩足不能起矣。進以六味地黃湯。加虎骨魚版鹿筋菴蓉大劑。填下滋陰。服十餘劑。兩足稍健。再將前方加魚線膠。鹿角霜等。服十餘劑。另服虎潛丸。每日五錢。兩足肌肉漸充。步履安穩也。我習醫已三年矣。余卽勸其改業。不必習此小道。夫醫之一業。功少過多。利小任重。有生計者。不必習也。

治痿諸法。惟乾濕二字足矣。看痿之乾濕。在肉之削與不削。肌膚之枯潤。

一目了然。如肉腫而潤。筋脈弛縱。痿而無力。其病在溼。當以利溼祛風燥溼。其肉削肌枯。筋脉拘縮。痿而無力。其病在乾。當養血潤燥舒筋。余治痿症甚多。今憶兩條。未嘗不可爲規則也。治翁府船夥錢姓。至上海。驟然兩足痿軟無力。不能站立。就診於余。診其脉帶瀉兼數。按之數更甚。口中臭氣不堪。小便短赤。莖中澁痛。問其上海宿妓否。答曰。住宿兩宵。可曾受溼否。曰。因醉後在船蓬上露臥半夜。即兩足痿弱不能起立。余見其兩足微腫。捫之微熱。余曰。此乃酒溼之熱內蒸。露溼之寒外襲。化熱難出。又房事兩宵。氣脉皆虛。溼毒流注於經絡。即進以萆薢猪苓赤苓澤瀉苡仁木通黃柏牛膝土茯苓丹皮草梢桑皮等服三劑。兩足漸能起立。後以北沙參麥冬石斛苡仁甘草茯苓萆薢牛膝知母黃柏桑皮桑枝等。再服四五劑。步履如常。此治溼熱流注之痿也。又治一乾痿。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程筠章。自四月寒熱。經他醫治至九月。先以牛蒡豆豉枳壳厚朴等。至夏以藿香正氣之類。至秋以厚朴枳壳赤苓腹皮等。均係燥溼淡滲。

之品。服百餘劑。以致遍身肌肉削脫。筋脉拘攣。四肢拳縮不能伸。手不能舉。足不能立。十餘日未能飲食。月餘不能更衣。王姓醫仍進以香燥淡滲。後邀余診。見其口唇上吊。齒露舌乾。不能吸烟。烟膏從齒縫中吞之。飲以稀粥。噎而難入。匝月不更衣。衆皆謂不起之症。余笑曰。此症最易治。斷斷不死。衆問故。余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者益之。燥者潤之。當先用老肥鴨一隻。水海參一斤。猪蹄一斤。三物用大沙罐煨之。糜爛。以布濾去渣滓。吹去油質。將此汁加以蔥姜汁少許。醬酒和好。燉溫。隨其量飲之。使其食管腑道潤滑。再論服藥。依法製服。飲之數日。似乎喉間稍爽。能下粥稀。再以大劑虎潛法去鎖陽。服四劑。其熱已平。再立一方。熟地一兩。淡蓯蓉五錢。牛膝三錢。龜版一兩。虎骨五錢。蹄筋五條。麥冬五錢。石斛五錢。陳酒二兩。芝麻五錢。煎濃汁飲之。以鴨肉海參汁助之。服十餘日。大便更燥。矢數尺。胃納漸醒。服至四十天。肌膚潤滑。兩足漸能起立行走。服至百餘劑。胃氣大甦。兩手漸能舉矣。後調理二百餘天。手指仍然無力。尙不

能握管作小楷。肌肉雖充。肢尙少力。今已七年。尙未復元。如不以大劑滋潤。藉灌漑之功。此症不死何待。服燥藥百餘劑。滋膏竭盡。醫家病家。兩不醒悟。豈非奇聞。

■ 脹 滿

朱雲卿。洞庭山人。年三十六七。在琴川老吳市典爲業。有氣從少腹直衝胸膈。腹脹如鼓。堅硬臍突。屢服檳榔枳壳五皮等消導剋伐之品。愈服愈脹。匝月未得更衣。兩足漸腫。小便不爽。面上色澤漸枯。胃氣日憊。欲回籍袖手待斃矣。吾友松筠張君。偕至余寓就診。余曰。脉遲澹而肌膚枯黯。腹硬而堅。不得更衣。此乃衝任足三陰肝脾腎陽虛。陰氣之所結也。衝脈起於氣街。挾臍而上。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上關元。足三陰之脈。從足走腹。衝脈爲病。氣逆裏急。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肝脈爲病。有少腹腫滿。少腹氣衝於上。此乃衝疝之類也。陽氣虛不能運行。陰寒之氣。蟠結於中。結聚不消。况下焦陰氣上升。非溫

不納。中宮虛餒。非補不行。投以東洋參白朮鹿膠附桂茴香巴戟菴蓉枸杞兔絲姜棗等溫補滑潤之品。服一劑。脹更甚。余曰。此氣虛不能運藥也。若更他法。則非其治。強其再服一劑。脹益甚。且氣阻不爽。余再強其服一劑。忽然氣從下降。大解堅糞甚多。其腹已鬆。氣歸於少腹角。一塊如杯。余曰。當將此方購二十劑。煎膏緩緩服之。服盡而愈。所以治脹病。當分虛實藏府爲最要。此症若疑實脹。投以破氣攻伐。斷無生理矣。然不能辨之確。斷之的。見投劑不效。卽改絃易轍。有不致僨事者乎。故治病以識症爲第一。

常熟西門俞義莊。俞濂洲先生之少君。瑞舒世兄。年二十三。四時正酷暑。邀余診之。腹脹如鼓。足腫臥床。余問其病由。素有便血症。按脈極細。小便短赤。余曰。此乃久痢便血。脾腎兩虛。土敗之症也。觀前醫之方。大約檳榔枳朴五皮香砂苓瀉之類。余曰。此症非大用溫補。助火生土。斷難有效。使其向虞山言子坟上。取黃色泥土百斤。將河水攪渾澄清。煎藥炊茶煮粥。均用此水。若水盡再

換泥一石。攪水兩石。用盡再換。取土可補土之義。進參朮附桂補骨脂益智黃芪枸杞巴戟杜仲熟地等大劑。腹上繫繩緊束。服大補藥三劑。以繩驗之。約鬆三指許。後余恐其太補。方中稍加枳壳。所繫之繩。仍緊如故。以此驗之。破氣之藥。一毫不能用也。專以溫補大劑。服百餘劑。其脹已消。約用去熟地四五斤。參芪各四五斤。杞仲朮等稱是。起床後。服金匱腎氣丸。并補劑而痊。至今六年。惟行路常有氣喘耳。下焦之虛。不易填也。

常熟青菓巷吳鑄菴先生。年五十餘。平素有便溏。清晨泄瀉。後腹脹臍突。腰平背滿。囊莖腿足皆腫。兩臂脇肉漸削。余曰。便瀉傷及脾腎。非溫補不可。後進參朮等補劑。服三劑。腹脹仍然。二次邀余診。見其案頭有臨證指南。醫方集解等書。余曰。閣下知醫。莫非更吾方乎。彼曰。實不相瞞。將方中略加枳朴香砂等味耳。余曰。既然同道。若不依余。斷難取效。余存之方。切不可更動。約服四五劑。即可痊愈。仍進參朮芪草益智巴戟仙靈脾補骨脂姜棗桂附等。服四五

十劑。便溏已止。脹勢全消。至今四年。強健如昔。所以辨虛脹實脹。大約在便溏便堅之間。亦可稍有把握。庶不致見脹卽攻伐尅消亂投也。

常熟西弄少府魏葆欽先生之媳。因喪夫悵鬱。腹大如鼓。腰平背滿。臍突。四肢瘦削。臥則不易轉側。余於壬午秋抵琴川。季君梅太史介紹余至魏府診之。面色青而脈弦濇。余曰。弦屬木強。濇爲氣滯。面色青黯。肢瘦腹大。此乃木乘土位。中陽不運。故腹脹硬而肢不脹也。中虛單腹脹症。雖諸醫束手。症尙可挽。以枳朴檳榔等味。治木強脾弱。中虛之症。如誅罰無罪。豈不僨事。恐正氣難支。急宜理氣疏肝。溫中扶土。抑木進以香砂六君湯。加干姜附子。刺蒺藜。桂枝。白芍。紅棗。檀香等。服五六劑。仍然終以此方爲主。加減出入。加杜仲。益智。陳皮等。服四五十劑。腹脹漸鬆。肢肉漸復。服藥百餘劑而愈。再服禹餘糧丸十餘兩。金匱腎氣丸三四十兩。腹中堅硬俱消。其病乃痊。今已十五年。其健如昔。吾師曰。脹病當先分臟脹腑脹。虛脹實脹。有水無水等因。寒涼溫熱。攻補消利。方有

把握。若一見脹症。專用枳朴查曲五皮等味。無故攻伐。反傷正氣。每致誤事耳。常熟東門外顏港橋老虎灶內。小童年十歲。先因腎囊作脹。常熟俗名鷄肫臟。寬單方服之。延四十日後。肢瘦腹脹。臍突而高。作喘。腎囊脹亮。莖腫轉疊。如螺如索。小便六七日未通。奄奄一息。余診之。思如此危症。難於下手。急進濟生腎氣湯大劑。附桂各一錢。倍車前苓瀉。服兩劑。小便漸通。一日數滴而已。後服之五六劑。小便漸暢。莖亦直而不轉矣。再以原方減輕。服二十劑。腹脹亦消。惟形瘦不堪。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而痊。將近十齡之童。前後服桂附各兩餘。所謂小兒純陽一語。亦不可拘執也。

水腫

常熟縣南街麵店內某童。年十六七。冬日墜入河中。貧無衣換。着溼衣在灶前烘之。溼熱之氣。侵入肌肉。面浮足腫。腹脹色黃。已有三年。友憐其苦。領向余診。余以濟生腎氣湯法。熟地一兩。萸肉二錢。丹皮二錢。淮藥三錢。澤瀉二錢。

茯苓三錢。牛膝錢半。車前二錢。附子一錢。肉桂一錢。余給以肉桂一支。重五錢。時正酷暑。人言附桂恐不相宜。又云。脹病忌補。熱地當去。余曰。此方斷不可改。服六劑。小便甚多。猝然神昏疲倦。人恐其虛脫。余曰。不妨。服六劑。有熟地六兩。一時小便太多。正氣下陷。未必即脫。待其安寐。至明午始甦。而腫熱全消。後服參苓白朮散十餘劑而愈。

□ 濕 溫

常熱靈公殿楊府。一小使周姓。無錫人。年十八九。壬午七月間病後。至八月間。又勞碌反覆。發熱面紅。脈沈氣促。有汪姓醫以爲虛陽上脫。服以參附。熱更甚。脈更沈。汗出不止。邀余診之。以脈沈面赤氣促論之。却似戴陽。視其正氣。斷非虛脫。太常楊公曰。虛實惟君一決。余曰。待余再診。方可直決。再診之。面目俱紅。口中氣臭。小便短赤。脈沈滯而模糊不清。余曰。此乃溼溫化熱。被參附阻於氣機。熱鬱不能分洩。逼陰外出。故反汗多氣促。楊公曰。實熱有何據。余曰。仲